

李宗仁缘何未能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不得不宣布辞去做了八个月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回到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镇，在溪口架设大功率电台，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幕后继续操纵时局。1月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宣布就任“代总统”职务，宣称“自今以后，政府工作目标在集中于争取和平之实现”，并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

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李宗仁为了表明他谋求和平的诚意，顺应民意，命令行政院采取了一系列和平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重要政治犯。

据李宗仁回忆，1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召集国民党高层干部会议，宣布他个人隐退，提名副总统“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的决定。当会议结束，蒋介石离开会场时，元老于右任追了上去，大声喊道：“总统！总统！为了和谈方便，可否请总统在离开南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对此突然举动，蒋介石很不耐烦地说：“你找德邻（李宗仁字德邻）办去！”于右任此举说明，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是很多人的希望和要求。

随后，李宗仁分别以“代电”和亲笔信等方式指示时任参谋总长顾祝同、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及西南

军政长官张群、重庆市长杨森等人，请他们分别负责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

1月24日，李宗仁打电报给台湾省主席陈诚说：“兹为表示政府对和平之诚意，促成和谈，顷已决定释放政治犯。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兄现在台（湾）省，希就近转知监视人员，先恢复自由，（宗）仁并拟约其来京一晤。除已电飭空军总部日内派机来接外，转此电达，希先转致意，请其届时来京，并复为盼。”陈诚是蒋介石的嫡系大将，也是少数敢在蒋面前发表自己意见的人，他在接到李宗仁的电报后，也觉得继续幽禁张学良已经毫无意义，就于25日打电报向退居溪口的蒋介石请示：“职以为汉卿之于今日，释之无关重要，久羁适足为累，但惜处置较迟耳！为此，似可听其释放。如何？仍乞电示。”

蒋介石反对释放张学良

李宗仁要求释放张、杨，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是对他的权威的挑战，遂下定决心破坏与阻止。蒋介石于1月27日复电陈诚，除了表示坚决反对释放张学良外，还为陈诚出主意说：“如（李宗仁）有命令到台（湾）省释放张学良，似可暂不置复。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

与此同时，一向以最听话而闻名的参谋总长顾祝同为敷衍李宗仁，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于2月1日复函

称：“关于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一案，业经转电台湾陈主席及重庆张主任知照矣。肃复。敬候崇绥！职顾祝同。”顾祝同就这样轻轻松松把球踢给了陈诚和张群，把自己推得干干净净。

陈诚见蒋介石不愿意释放张学良，当然不便坚持自己的主张。为了应付李宗仁，陈诚于2月2日复电称：“东电奉悉，可否请程思远兄来台一谈？职陈诚叩。”陈诚之所以指名要程思远去台湾，是因为他们两人抗战期间曾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共过事，是熟人。

2月4日晚，程思远应召抵达台北。次日，陈诚邀程思远到他的官邸便餐。一见面，陈诚就说：“有许多事在电报上不好谈，所以请你到台北一行。”饭后，陈诚对程思远说：“此次邀你来台，并非专为张学良的事，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谈谈，但是此刻还是先从张事说起。张学良现在幽居新竹，生活由俞济时的军务局负责，警卫由毛人凤的保密局负责。”说到这里，陈诚特别提醒程思远说：“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像囚禁张学良这类事件，他从来不使别人过问，所以我也不闻不问。但是，你如果要到新竹去看张，我就派人派车护送你去。”程思远知道张学良释放无望，认为不必有此一行，当即婉辞，离开台北回南京向李宗仁复命。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既是蒋介石的同学又是结拜的盟弟，辈分比陈诚还高，但他一生从不违拗蒋介石的意志，自然也不敢执行李宗仁的命令。李宗仁知道杨虎城关押在重庆，于是又给重庆市长杨森下了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并表示要从南京派专机到重庆去接杨虎城，并且在重庆版《中央日报》上公布了这一消息。

杨虎城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以为出狱有望，自然是大喜过望。蒋介石为了阻止杨虎城被释放，急忙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设法阻止。毛人凤奉命后，指示保密局西南特区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少将处长徐远举将杨虎城等从重庆立即转移到贵阳，让李宗仁找不到人。徐远举随即来到戴公馆对杨虎城说要立即转移到贵阳去，杨虎城当即发脾气说：“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徐远举知道杨虎城对保密局西南特区长兼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周养浩比较信任，就请周养浩去劝。周养浩受命后立即杜撰了一套欺骗性的言辞，他对杨虎城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由李宗仁把你释放，你更加恨他了。所以，他想把你暂时移往贵阳，不久将会把你送往台湾，然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杨虎城见周养浩言之成理，遂同意在周养浩的陪同下乘坐飞机前往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同去的还有杨虎城秘书宋绮云及其夫人徐林侠、幼子宋振中，副官阎继明，卫士张醒民。

命令终成废纸一张

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的张学良也从报纸上看到了李宗仁准备释放他的新闻。他在日记中写道：“23日《申报》载，政府明令，余及杨虎城恢复自由。”然而，张学良等来的并不是恢复自由，而是秘密转移关押地点。2月1日，特务队长刘乙光告诉张学良“即将迁移”。2月2日凌晨3点，张学良等乘车离开井上温泉，前往新竹飞机场。上午11时乘坐的飞机起飞，于12时10分抵达冈山机场，然后再乘汽车前往高雄要塞，张学良被安置于高雄西子湾的寿山要塞藏了起来。

李宗仁发布的命令，就这样被蒋介石及其亲信们原封不动地挡了回来，成为废纸一张。

5月28日，蒋介石由上海乘兵舰抵达高雄，在寿山要塞司令部住了20余天，虽然和张学良近在咫尺，但没有见面，只是召见刘乙光询问了有关情形，并当场交代侍从通知保密局给刘乙光等发奖金1万元，并说道：“你们辛苦了！”

8月24日，蒋介石从广州飞到重庆，部署所谓“西南保卫战”，在大陆作最后的挣扎。蒋介石把国民党失败的责任推到张学良、杨虎城身上，认为是他们发动“西安事变”，才有今天的惨败。

为了报复，蒋介石终于向“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之一杨虎城举起了血腥的屠刀。蒋介石下令将杨虎城等从贵阳押送回重庆，9月17日，当杨虎城等回到重庆的当天，即被保密局特务用残忍手段杀害于重庆松林坡，杨虎城的幼子、幼女同时遇害。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此前已经病死狱中。同时遇难的还有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其幼子、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等人。至于张学良，则直到1990年才恢复人身自由。

据《团结报》张学继/文

曹禺羞于为再婚同学做伴郎

1936年3月29日下午3时，陆以洪与董芝如在天津永安饭店举行婚礼。陆以洪是南开中学的高才生，与著名剧作家曹禺为同班同学，关系甚好。据说，曹禺的代表作《雷雨》中的繁漪即以陆的嫂子为原型。董芝如为女子师范学校文学正系、艺术副系的毕业生。两人同在市立师范学校执教。南开、女师、市立师范三校师生百余人前来祝贺，一时颇为热闹。

伴娘为南开大学傅毓芬女士，

是新娘的得意门生。伴郎是曹禺，寻常的伴郎多与新郎同行，而曹禺却总是躲在新郎背后。有人问他为什么羞于见人，曹禺才红着脸说：“真没办法，要不是老陆，我真不干，这恐怕是我一生最后一次了！”有知情人透露，陆以洪今天的婚礼实为再婚，他与前妻举办婚礼时伴郎也是曹禺。这下来宾明白了，难怪曹禺会如此尴尬呢！

据《老年文汇报》